

袁州府知府陳廷枚重輯

軼說

事已軼矣何說為說之云者所謂散見於他說與雜出於紀載中者皆是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故事雖軼亦嘗不可從其說以徵信也云爾袁為古郡其說之軼於古者多矣談言微中亦可解紛網羅舊聞以補遺缺其亦耳目之一助乎

秦季有媯溫氏媿且無子得巨卵於水涯襲以衣初久之雷電交作龍出其中媯不怖駭於是媯兒育而龍母事龍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日出捕魚為母饌一日媯膾魚江上龍儻以尾觸刃斫數寸許遂驚去媯嗟恨如喪厥子後母卒里人葬之岸側龍乃人形服衰經語人曰是當有水患不可以藏吾母夜大風雷陟毋於山顛其封若夏屋衰經者遽失所在土人異之為立祠既而龍降於祠堂稍禿其尾蜿蜒變化視無常質禱祠輒應又稱龍有伯叔季三人唐元和中盧萼官南越過祠下夢龍伯語曰君將宰邑西江其禮我焉太和五年萼果來宜春遂治祠於昌山津祠當祀龍伯而舊名龍母蓋崇其所報也盧肇改書閩城君謂毋閩城人也古閩城在廣東之德慶州有溫媯墓揭侯斯作峽江龍母祠記

稱大觀二年賜額曰孝通之廟予謂袁州舊稱蛟龍窟宅如仰山之神二蕭氏亦龍也寓形於人還自彭蠡事與此近而此特以孝見稱且昌山峽古謂之傷山以其石齒銛厲渡舟多破溺也迄今舟人上下恃神以無恐又若人子之事父母然則神之孝篤其親而慈及乎民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豈龍之謂歟為更榜曰孝通廟書其梗概仍別刻盧氏碑於廟左

虞山集

李德裕在宜春時盧肇以文見知既相舊例放榜先呈宰相時侍郎王起典貢舉問德裕所欲答曰何問為如盧肇丁稜姚鳩豈可不與及第起遂依次放之

通志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二

唐袁州盧肇別宜春赴舉詩曰離山且作銜蘆雁入海終為戴角魚長短九霄飛直上不教毛羽落空虛明年及第第一詩固為之兆矣江西狀元自肇始肇與黃頤同舉郡中獨餞頗明年肇狀元歸太守請觀競渡肇詩云向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太守大慚

豫章書

彭伉宜陽徵君之孫及第後虜使于公辟入幕歲久未回妻張氏寄以詩曰久無音信到羅幃路遠迢迢遣問誰聞君折得東堂桂折罷那能不暫歸驛使今朝過五湖殷勤為我報狂夫從來誇有龍泉劍試割相思斷得無伉答詩曰莫訝相如獻賦遲錦書誰道淚沾衣不須化作山頭石

待我東堂折桂枝全唐詩錄

湛賁宜春人初為州吏其妻與彭伉之妻兄弟也伉擢進

士第親族集賀之座皆名士以賁胥獨飯之後閣妻數之

曰男子不自振勵顧困辱如此賁由是感憤力學一舉登

進士上第伉聞賁舉方跨驢赤板橋驚墮地時人語曰湛

賁登第彭伉落驢唐摭言

袁皓自稱碧池處士初登第過岳陽悅妓藥珠以詩寄嚴

使君曰得意東歸次岳陽桂枝香惹藥珠香也知暮雨生

巫峽爭奈朝雲屬楚王萬恨只憑翻覆手寸心惟繫別離

腸南亭宴罷笙歌散回首烟波路渺茫嚴君以妓贈之全唐詩話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詩話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

人邪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

唐摭言

郡國志云仰山古廟在城南六十里仰山獺運潭之側相

傳邑有徐璠者家縣東十里浦村自揚州回船至大孤石

見二生一稱蕭大分一稱蕭陸言家在仰山石橋求與同

載璠許之先過浦村將別二生言他日見訪叩石橋大聲

呼叔季自後璠每經過輒如誠相見驩宴之次大分問何

所欲璠言所需田土信宿間大水猝至摧木蕩竹俄而平

高就下出田五頃今浦村西徐田是也璠往謝之忘叩石橋徑窺其穴乃見二生為龍自後不復見形而橋亦斷會昌三年大風拔廟前杉樹移植於文明鄉嘉猷堵田村去舊廟三十里復建今廟前進士黃頌撰碑

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道殫相望郡國率不以貢士為意江西鍾傳令公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克庭述職諸侯表式乃孳孳以薦賢為急務雖州里白丁片言隻字求貢於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於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於治平行鄉飲之禮常率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率皆資以桂玉解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四

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送皆不減十萬垂二十載此志未嘗稍息時舉子有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求首薦者歲嘗不下數輩

唐據

陳象袁州新喻人少為縣吏一旦憤激為文有西漢風骨著貫子十篇南平王鍾傳鎮豫章以羔雁聘之累遷行軍司馬御史大夫傳薨象復佐其子文政為淮帥攻陷象被擒送維揚戮之象頗師黃老訖至於此莫知所自也

唐據

韓文公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黃頌師愈為文亦振大名頗嘗觀盧肇為碑版則唾之而去

唐據

唐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例唱狀元鄭谷登

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  
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則新進士例喚狀元  
舊矣谷詩如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春陰妨  
柳絮月黑見梨花風味故自不淺

豫章書

僖宗朝南平王鍾傳於真陽觀內修元齋忽一香爐自天  
而下其高三尺下有一盤盤內出蓮花一枝十葉葉間隱  
出一物即十二屬也爐頂有一仙人戴遠遊冠著雲霞衣  
其像端妙左手撐頤右手垂膝坐一小盤石石上有花竹  
流水松檜之狀雕刻奇恠非人功所及也其初降時凡邑  
民侵擾本觀莊田即飛於田所放大光明邑民懼即以其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五

田還觀南平王聞其靈異遣使取至江西供養忽一夕失  
爐尋之却還舊觀故丞相樂安公孫倓南遷路經此觀留  
題末句云好是步虛明月夜瑞爐飛下醮壇前爐如金色  
可六七斤

玉堂閒話

鍾傳領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見傳以歷日包橘置  
袖中令射客云太歲當頭坐諸神不敢當其中有一物嘗

帶洞庭香

玉堂閒話

沈彬字子文隱宜春雲陽山學仙道工詩有湘江行云數  
家漁網殘烟外一岸斜陽細雨中人膾炙之唐末舉進士  
必著錦衣貼月飛人謂身不入月宮必不第

唐為吏部郎臨終指葬地以示家人穴其所得石蓮花燈  
三椀有銅碑鐫詩云石燈猶未點留待沈彬來

豫章詩話

漁樵閒話載唐末有宜春人王穀以歌詩擅名嘗作玉樹  
曲畧云璧月夜瓊樓春蓮舌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盡豐  
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闕晉王劔上黏腥血君臣猶在  
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此調大播人口穀未第時嘗於  
市廛中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穀前救之揚聲曰莫無  
禮便是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無賴者  
聞之慚謝而退蓋譏當時士大夫掩蔽人善殆比小人不  
若余謂漁樵特假以自喻耳無賴所以悔過從善頓平克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六

暴之氣者非重其才也非重其名也蓋重其言有補於治

亂安危也

碧溪詩話

譚景昇於終南山著化書出授宋齊邱託序之行世齊邱  
將酒灌之沉湎以牛皮裹縫投於江為漁人所獲剖開見  
先生齟齬卧不止喚之久方覺乃曰宋齊邱奪我化書沉  
我於江因留詩曰綫作長江扇作天鞞鞣拋向海東邊蓬  
萊信道無多地只在譚生拄杖間遂化風去景昇名峭即

紫霄真人也住廬山棲隱洞

臨江府志

宋齊邱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堯累贄謁宋宋知其忤物託  
以他故不見一日宋喪子匡堯隨弔客造謁乃就賓次大

署二十八字云安排唐祚挫強吳盡見先生說廟謨今日  
喪離猶自哭讓王宮眷合何如李匡堯或云泰和人也豫  
書

宋齊邱相江南李先生昇中主璟二世皆為僕射璟愛其  
才而知其不正一日選景於華林廣席獻羯鼓詩曰巧斲  
牙牀鑿紫金最宜平穩玉槽深因逢淑景開佳晏為出花  
奴秦雅音掌底輕瓊孤鶻噪枝頭乾快亂蟬吟開元天子  
曾如此今日將軍好用心又嘗獻鳳凰臺詩中我欲烹長  
鯨四海為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為罾繳之句皆欲諷其  
跋扈也而主終不聽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畧云千秋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七

載籍願為知足之人九朶峰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

也五代詩話

南唐保大中郡人朱恂廟記畧云廣惠公廟漢文之世立  
在仰山之阿姓蕭氏不知何許人季曰七郎亦立像別殿  
自徐璠遇靈之後里民歸之如流水恃之如慈母莫不胥  
嚮垂祉威靈愈彰有唐代宗朝廣徃來神感夢於太守簡  
公瑜曰我龍之伯仲也實姓蕭氏其祠在仰山既險且阻  
我其徙焉將近爾却詰且視之拔其殿宇去舊祠一舍地  
即今新廟也朝廷勅廣惠公贈太保其次曰昭靈侯贈司  
徒係大十年壬子記

南唐劉茂忠安福人為袁州刺史降宋入朝至淮口謁  
吏稱袁州刺史吏擲刺於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  
令執仗庭參至京師授登州刺史關吏抵罪編管登州茂  
忠見之曰乃爾耶日責拜謁兩衙必冷植立庭下吏慚憤  
死

許載字德輿萍鄉人端拱二年登甲科先是嘗與王欽若

御試因醉再試又中作詩寄親友有只把文章謁帝居便

從平地躡空虛之句終都官員外郎知歙州

嘉靖志

李覲字子範袁州人元豐二年以特奏名推恩尉吉州泰

和縣時豫章先生為詩贈之曰乃兄自是文章伯之子今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八

為矍翁益覲乃李覲之弟也觀字夢符初試南宮賦偶  
落韻有司愛其策為取特旨由是登第以著作佐郎知臨  
江軍清江縣時歐陽文忠公扶護太夫人喪歸廬陵船過  
清江太守請公為文以祭之太守以簡率為訝觀曰無深  
訝也既而文忠擊節稱之其文曰昔孟軻亞聖母之教也  
今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饗觀初為太學官因上言役法  
不合出通判處州題詩一絕於直廳之壁曰十謁朱門九  
不開利名淵藪且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

來後終於朝議大夫

能改齋漫錄

袁州黃司理元符中在官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鷄豚



於村墜閣四十日不歸三人妻訴於郡守守令尉自為計尉始曰有盜已得其窟穴遣三人往偵久而不返是殆楚於賊手願自往留山中月餘無以復命適見四鄉民耕於野從吏持二萬錢買詐為盜曰他日案成不過受杖數十耳貧民許遂縛四人詣縣送府黃主治之獄成上憲臺將擇日赴市忽愈四人無兇狀乃廢吏詰曰果真明日當斬首矣可實告四囚相顧泣下以實告黃大驚欲出其罪郡守堅執不允黃不肯押守又恐黃訟於朝使同官力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有皂衣持挺押縣吏二人追院中二吏同時四吏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亦死郡守越四十日中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九

風死一日黃見四囚拜曰某等枉死上帝并欲逮公某等感公意哀求四十九日始轉許三年及期黃果見四人復至頃之遂洞泄血痢知不可起屬戚向子長迎毋訣別而死

監懲錄

萍鄉縣宣風鎮驛壁間有留題曰奴本蜀郡越王之裔一年良人登第二年邵陽獄吏三年輒學衛世子之天孫孳遺孤還故里舉目無親投此何地作小詩以書於壁士君子莫謂焉清和季華書男秀即捧硯其詩云泪痕拭盡顏梳妝遥倚西風憶故鄉昨夜夢魂留不住暗隨流水下錢

塘

名勝志

長冰王容淳熙癸卯冬過袁州憐於仰山神夜宿州東旋舍夢人歌玉樓春纔半闕云玉堂此去春風暖正飛絮馬前掃亂端城翦就綠羅衣待來蟾宮與換後果狀元及第通志

嘉祐八年豐城李君儀為袁州軍事判官權知萍鄉縣事一夕臥室中燈忽起引燭高數尺如是者再三能改齊錄

知萍鄉縣事黃大臨字元明廷堅兄也庭堅謫黔州元明送之庭堅書縣廳壁云兄元明自陳留山渡漢河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予至摩圍山掩袂握手臨別

有詩云意雪鶴鶴相並影驚飛鴻雁不成行氏族大全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十

元至正八年萬載妖人彭國王以白蓮惑眾倡言撒豆成兵飛茅為劍謀不軌事敗竄入麻城合鄒普勝之眾數萬以紅巾為號十二年國王及其黨閔總管導賊將况普天擁眾攻據瑞州大肆屠戮鄉民立寨白保者亦稱紅巾應之未幾左丞火通亦進兵復瑞擒况普天閔總管彭國王併家屬無少長齎之民應之者亦戮以徇瑞州府志宜春陳耽與易退楊蕙修煉九嶷山全日飛昇耽妻周氏仰視空中有人物儀仗呼之耽聞呼而墜明日覓於石上

即泥源廟墓前志

宜春普菴祖師還山寺夜坐聞觸門聲甚急啓戶視之見

一白牛伏地乞哀師知其羅庖丁災也即命侍者取錢贖  
牛一夕騎牛吹鐵笛繞黃圃而遊者三匝衆莫測所以越  
明日而逝錢文薦記

昔有道士至澄心菴居久之以劍指菴門右東十八步掘  
井又前十六步掘池水上一日辭去遺鐵笛金鐘各一人  
以其為呂巖也因名其井池曰呂公池即宜春臺下孚忠  
泉久為居民淤占知府范欽始浚之今復淤或以為隣蒙

占非舊矣

嘉靖志

府城西北化成巖左一石刻着壽兩大字按元學士歐陽  
元集中載至正秋浦陽鄭深字浚常由吏部即除浙西僉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十一

憲先是為內府授經郎曾侍皇太子硯席及行徃辭因詢  
南歸何故深以思侍養八十老母對太子惻然取所書着  
壽二大字賜之此或模刻以廣其傳乎嘉靖志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  
氣好鬪諸為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  
甚愛之却使者城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  
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  
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即誣守約已賂使者遂逮  
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邀  
於市衆知有為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尋者耳彼

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若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為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摔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白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狗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雞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歛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懼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為陰縱之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十三

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摔使跪數之曰若為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扶間蟻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為誠快然使君寬未白也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為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為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為復許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論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

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城使者枉用三尺以仇一言之憾  
固賤盤之士哉第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  
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素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高啓書事

洪武二十六年萬載縣民教用敬妻易淵碧以識字婦女

起取授尚功局女秀才後以疾還鄉又有龍玉英從夫陳

泰園任北京中都左衛千戶少孀居欽差內官劉智以識

字婦女起取亦授女秀才洪熙元年封大樂賢母通志

黃太常子澄受易於歐陽貞受書於周興學受春秋於梁

寅初謁時寅令作枯梅詩立就甚異之詩云百千年樹未

全枯三五個花何太踈聞道石門春意動不知曾有暗香

哀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十三

無石門寅所居也滕書亭詩話

黃太常子澄遺骸葬江南崑山縣馬鞍山時方羅織黃練

親識無敢言者萬歷四年太常孫熊修墓祭遇崑山民蔣

乾一作蔣崑一作良醉酒相搏互訟占塚知縣某勘驗斷乾起遷忽

雷轟墓裂石誌迸出誌銘載藝文崑山學生員龔邦衡等呈請

建祠畧云太常親題譜中詩有莫謂海邦非故國子孫應

保碧山阿之句與今墓志所載適相符合宋初卜分宜之

墓曰馬鞍今也瘞公之骨亦曰馬鞍國初發革除之難曰

蔣乾今也訟公之墓亦曰蔣乾皆天也非人也公子彥修

志存宗祀相時行止而當日深謀竭慮俾公有孤有墓

至於今者姚公善之力也今遇詔訪建文忠臣而太常  
誌出於土中有雷轟地裂之異是其形骸所寄英爽常存  
宜建特祠以尉忠魂並姚公及公子配食俾其後裔讀書  
知禮義者主之縣令以聞報可崑山祀太常自此始後六  
世孫雲得旨回籍院司復檄縣建祠增置祭田督學卽為  
建祠縣治之石歲久圯壞督學黃汝亨徙建郡城隍左知  
府黃鳴喬寔董厥役祠未成而新喻劣監黃文中盜葬六  
都黃家山太常祖塋邑士嚴克忠等懇於郡坐文忠罪如  
律勒石永禁當路表章先賢之蹟亦當附太常以不朽云  
前志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六

軼說

十四

明崇禎壬申冬詔追錄遜國忠臣易民贈卹其以十族親  
故牽連流戍者悉與察豁先是楊黃皮張勝成汪彥真楊  
士崇等皆坐株連謫戍袁州派克漕運死徙者衆天啓初  
御史田特疏題明奉旨豁免府縣察核始末具詳永不派  
運田即太常裔孫避難改回姓者也 前志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內刑部因字二十九號勘合差錦衣  
衛尉魏旺百戶周智將軍賈福等抄沒得子澄家財金銀  
首飾二十餘兩棉苧布衣鈔數十斤件錫器三斤田二十  
九畝貳分水牛一頭房屋十九間而已後太常六世孫黃  
雲給復沒官餘產狀言雲鼻祖子澄因靖難受戮有妻李

氏在獄生遺腹子黃衆家兒李氏自盡將衆家兒發入樂  
戶鄭阿闖家乳養更名鄭全生子善善生子玉玉生恩恩  
生三子長山天次儒幼璽儒生身因奉恩詔勵節褒忠賜  
享廟庭恐玷先人具呈禮部蒙查身等委係子澄六世孫  
即將身等放出復姓黃氏發回原籍當差切思鼻祖存日  
原有房屋田地俱在分宜地方告乞移文原籍清查屋田  
給復贍生等情到部送司案查就劄本府轉行該縣清查  
復查得現在應給田地共六畝四分墳山地九處屋基計  
十一間送冊申院奉本院批太常所遺墳山基產既查明  
即給復黃雲管業仍查本宦有無專祠令黃雲守祀再置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五

祭田二三十畝查其堪動銀兩另詳等因奉此遵照查動  
庫貯修理縣堂支剩銀五十兩置祭田三十五畝申院并  
墳山房地開後田在二十三都四畝名洲背上計十一畝  
三畝九分計五十二坵花土圍地三畝五分計八片房屋  
三間店屋四間西坑祖堂屋基一所計十一間門前魚塘  
一口田一畝六分地一片三分秀溪基臺地基一片又田  
四畝五分地名大田上黃連樹下墳山十二所一地名黃  
家邊一在十五都地名青龍潭上一地名東箱店背一在  
城隍倉背地名剪刀坑一在三十五都地名黃岡嶺一在  
范草里一在賀源下賀觀邊一西廟地名范家巷一新蓋  
塘下名金鋪捕鳳形一在宜春昭君鄉名馬鞍山一在四  
都北坑一在十二都野源又萬歷十四年知縣周應治記  
雜柴杉山一片分龍嶺為界  
前志

龍觀察鐸弱冠時戲題白雄雞詩誰把芙蓉頂上裁此

曾向雪中來生平不會閒調舌一叫千門萬戶開其風裁  
居可想見

四川布政使嚴孟衡初為邑諸生一御史行部至行慶節  
禮適天雨拜於庭上孟衡厲聲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亦  
御史禮日視之復厲聲曰怒目視君大不敬也御史為改

容稱嘆

嘉靖志

明分宜知縣白瑾成化中任蒞任之明年病踰時庫貯銀  
尚數千兩鄰境有因饑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劫取之縣  
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皆走匿他所  
瑾毋葛氏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遷理別室埋銀汚池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秩說

六

中服公服升堂以俟賦至則陽為好語相勞苦益盡出釵  
珥衣服諸物以與賦賦謝而去而不知陰以表識其間後  
稍捕得之未幾瑾竟以病死於縣先是縣阻江水爭渡多  
溺死毋勸瑾為浮梁以濟他惠政多出毋意至是歸民哭  
聲溢如野婦人載橐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鱗歸後族黨有  
不平事不訟於官而謀於毋即桀猾毋一言冰解而獸伏  
於是府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毋喪告知府湯公令榜其門

傳

昌甫家貧樂道喜讀書每春夏移書於塔林冬則樓時  
人有諺云昌甫塔昌甫樓風吹四面搖衆人為之憂獨地



絕無愁後以人才辟舉為郎萬載志

明萬載郭汝宣字贊明多隱德有佃逋租既死汝宣夢佃

入牛垣覺如笑曰某庄必孕牛令勿舉已而報至汝宣取

相券焚於牛垣曰活汝他去牛旋殞嘗書句云願留餘巧

遂造化多積陰功與子孫前志

袁繼成幼聰慧能詩族人聯詩社庭中成兒戲其側眾厭

其攪擾嬰之出咸問曰公等詩會何題也眾曰咏紅菊小

子何知乃援筆立成一絕云自從陶令伴金卮醉到芙蓉

欲笑時血性生來渾不改寸丹留與報君知眾愕然為之

攔筆咸時年十五群卜為非凡後死國難方知忠義性成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七

已於是詩見志焉

郡治北上水關有婦劉氏者廩生楊文盛妻也崇禎戊寅

水災龍出水暴至漂其舅柩時夫及子皆館外僕畏水不

敢往救劉氏自投水若有人擁之行挽柩繫樹前離二三

丈許有一物若牛首壅水中半晌未動後二僕見水大至

爭取割以上甫登樓而屋畔之高牆傾矣意牛首者龍也

豈亦孝思所感耶龍出處隔地一丈餘在梁家菴觀音座

後與文盛宅隣近前志

宜春江東居民某左兵入其鄉搜匿山之衆盡殺之或一

兵而索貫數十人入某居炮烙淫殺衆以為官身不救此

某曰殺人者賊也天下豈有官兵殺人之理乎願棄所積  
燔之庶可稍緩旦夕不然無噍類矣衆從其約夜執械負  
薪圍燔之兵見火起以銀撒地曰取金某曰此誘我也盡  
力燒殺之遂各據飛劍潭以自守潭上一帶幸免左兵之  
患前志

丁亥奇荒二三四五月餓死者不可勝數有一老人極貧  
僅餘一月糧曰前輩有言人日食米一合可數月不死不  
然男僅五日女僅七日耳迺以其米分食之日食一合襟  
野菜中啖之果得不死亦備荒者所宜知也前志

萬載前明間有屠沽晨逾山坳見虎蹲立援樹避之地前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六

一婦抱孩上襪帶解乃以孩置虎身結縵抱孩下地虎去  
問之為彭姓寡婦曰石也屠沽之娶婦歸延師課其子後  
家中落慍甚時村有富者過市於廟側聞廟中人語曰余  
曰彭老爺來此受杖矣入廟問無人疑之立於市適彭氏  
子向屠索紙筆怒屈指格之彭氏子號泣富者向屠詰其  
故曰此乃彭氏兒也吾錢已盡乃索紙筆無已時富者曰  
毋余代之自是讀書十餘年皆富者力後彭由舉人官二  
千石

萍鄉縣西龍安橋側相傳昔有商客買一木將伐之夜忽  
生龍鱗因不敢伐今遍山樹木多龍鱗萍鄉志

袁臨侯視事海陵耻阿璫璫坐臨侯朋黨臨侯方拂衣歸  
十州縣數萬人嚙指血書封閉城門思擊登聞借寇臨侯  
微服出城諸父老遮留皆涕泣海陵故有小園臨侯顏其  
軒曰冷笑自號半揖居士鹽漕楊即權璫行軍門體州府  
而上皆屬禮見語人曰吾婁狄婁狄云居士自武昌來楊  
過居士甚恭揚人曰居士能令軍門敬居士曰否禍且不  
測未幾彈文及居士走矣居士讀其章有冷笑半揖之句  
因憶青蓮大笑居士僅冷笑長孺長揖居士僅半揖嗟乎  
揖與笑皆足獲罪如此

袁京卿業泗甲申北都之變憤甚七月寢疾時時詢此事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九

及金陵新政不置中秋之夕起謂二子繼樟繼梓曰吾年  
八十一殆止是矣自是不復食捐館日誡二子以國恩未  
報死後當殮以常服即葬勿封勿樹勿請卹以志吾過復  
丁寧曰此地不可居疾入山吾身後當在沙江一帶云時  
城居方輻輳二子遵遺訓結茅祖址灰燼中未幾兵燹交  
關如公言而沙江者在善和鄉有定安吉剎夙為公諸生  
時游歷處公達時鼎新之且為置無利義谷三百石歲時  
以餉其鄉士民之貧者別構西察書舍群鄉之子弟肄業  
其中公猶子江督公寶慶公俱讀書於此已四紀故公有  
言公身後諸子避亂其地多獲吉而里人禱雨暘時應

桑惠字仁卿武義人家貧惟課子以時讀書人笑其愚曰  
甌將塵矣何不學他技藝朝暮可得錢讀書固佳效如捕  
風耳仁卿曰吾貧由天於讀書何與哉妻項氏亦淡然相  
歡雖凍餓間有佳書必掇所織布帛質之使以時讀以時  
以賢良徵主分宜簿州里賀曰仁卿夫婦不負教子今得  
官歸矣項曰得官不足榮能不負官斯為榮耳以時在分  
宜數督運萬里外兢兢自持無所遺失後歷官至某即以  
政事聞於時宋文憲集

龍遇鄉萬載人以學正權知嘉魚縣有清操邑民謠曰一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二十

碟醬一塊姜更加一碗鷄子湯其淡泊如此

萬載志

明少司馬黃希憲初名金貴計偕時舟覆楊子江同郡舉  
人袁業渠死焉希憲以援得活改字又生隨捷南宮歷蘓  
松巡撫恩威並著事詳蘇志晉河道總督所至民歌思之  
曰是又生我也語具廣輿記遭江左亂出亡沒於紹興一  
子友蘇字子瞻在里中以赴義死家蕩析無遺順治間有  
上高孝廉曹某公車過越偶憇一寺中有尼撫十歲兒出  
與通鄉里告以故泣拜曰我黃公之妾某氏也撫此兒為  
主公護遺蛻日夜望子瞻今已矣為語子范來取以歸吾  
老空門無憾子范即希憲從子利其遺產孝廉歸語其事

竟不赴後其家降乩仙大署希憲至判一詩云十年流落  
在他鄉今日重遊畫錦堂自謂文章能濟世誰知時代有  
更張鳳毛濟美人何在雁塔題名夢一場子職未全君未  
報徒懷忠孝兩相傷時子瞻之婦在傍跪請曰大人柩在  
何處兒來奔歸即判云青山隱隱路迢迢弱女焉能涉此  
遙衆皆目子范子范有難色復判云猶子受恩當報答人  
情反面似鴟鴞遂擲筆逝子范終不為意未幾亦死後遂  
不復聞知

彭汪萬載人所居鄰家失火汪前夕夢一紅臉人將金尺  
量各屋簷至汪宅而止謂其僕從曰此善人也免之後火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三

發被焚者數十家汪宅獨存

萬載志

常維楨令萬載年甫十六有童心狎侮諸吏民無不為獨  
敬畏巨嫂聞聲則肅然改容學使臨袁諸生謁見皆長揖  
更稟知維楨當執屬禮庭參維楨曰若何所憑藉而致此  
乎吏曰由讀書耳曰是不難即開義館延師課生徒講論  
時潛身匿屏風後敬聽戒諸生毋洩數月乃大通經史作  
詩驚其館師治官有聲

分宜縣水南民范某家鬼憑其女孩為祟放火燒衣物闔  
室苦之延師巫雜治不少已或曰新令君威嚴如神盍以  
告民如其言時知縣趙順立署其牘准勘訊親詣其家

座排衙出女鞠問無所得因周覽所居宅外有萎竹一叢  
舊為五顯神所附命役擒以至據案大叱之曰何物枯竹  
乃敢為厲乎杖之四十應手齧粉仍聚火熬之投諸江其  
怪遂絕

萍鄉旅店壁間有句云煙鬟霧鬢泣秋風整日蓬窓不語  
中一點閒愁隨逝水夜深和月下湘東後署女史娟題不  
知何許人

袁帝才妻滿姑宜春庠士徐鈇女甫生一月母沒後父又  
沒伶仃孤苦依寡繼母施為命年十八歸於帝才未及三  
年帝才故矢志守節有勸其改適者輒艱然拒之迄服闋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軼說

三

日哭其夫且數告夫靈曰長逝者可邀我從地下俱矣自  
是以後日見其夫或相與執手語問答如生時夜則與共  
枕席又時有壙內灰布置榻前如是者閱月果卒

重修袁州府志跋

教授熊曰華

已卯仲秋

太守陳公慨郡志之散佚爰開館重輯越冬十有二月而告竣邦人咸喜其成之速而額慶焉初公之守是邦也以祥和之政惠我嘉師因勢利導而民勸率作興事而民從爲政五年早作夜思每單騎走嚴霜烈日中以周諮閭閻疾苦凡有興作往往民不勞而事集以故志議甫下而闔郡士民羣相鼓舞如赴家事其收效之速而成功之易也宜也當是時

司馬楊公以良史之才志同道合一切地方政要有關利

袁州志

卷三十八

志跋

三

弊者莫不深思遠慮互相商確以期協於中和衷共濟稱寅恭焉古人謂事易於樂成難於慮始非深有見於集思廣益爲赴功趨事之權輿也哉袁志因循者九十三年矣今一旦奏效於數月之內非精神魄力有以綜乎事之始終未有能濟者於此益見公之懃懃懇懇於袁者至矣華以菲才獲承公命屬以編纂之役夙興夜寐不敢弛於負擔與我同年魯厚畬及四邑之賢士大夫會逢其適以藉手而報命焉抑亦一時之榮幸也歎

重修袁州府志跋

教諭魯鴻

郡邑之有志非僅以備掌故已也述往事詔來者政教之損益張弛因其時而與民宜之胥於是取裁焉袁郡志之不修垂百年自守道施公太守李公而後非無政蹟炳如者或謂是非當務之為急也柳子厚與韓文公論史官書謂前人待諸後人後人復待諸後人是終無作者也而可乎鴻才識迂踈於古人無能為役辱當道委任恣然滋懼然所以不敢辭者會逢其盛事半而功倍也今

郡伯陳公愛民卹士惻瘼乃身尤以微顛闡幽為念起教於微渺而收效於桴鼓郡志之修雖廣集衆思而發凡起

袁州府志

卷三十八

志跋

十四

例一歸獨斷之明

郡司馬楊公博見洽聞思以經術經世事必究其利害所伏言必稟於古先為程於志書洞悉體要郡教授熊君於鴻為同年友素以文章行誼相切劘茲同祗厥事不敢以矜心急氣乘之往復討論如醢醢鹽梅和而不同竊慕乎古之寅恭者鴻幸得藉手以免頎越羞有厚幸焉教官職司訓迪書成與諸生講貫服習以仰裨政教於萬一是尤鴻之私願也夫



袁州郡志重修於乾隆二十五年編輯甚爲明條縷  
曩歲江右禁書案起當事者於書中失檢字句倉卒  
割燬致文義多未連貫今春奉

方伯檄取各郡志送部余深懼簡編缺畧不足備  
大廷採擇爰督宜春教諭茅君連茹悉心校訂或篇  
易其句句易其字務令與原書不少失實而讀之仍  
歸貫通其一切應抬寫應避寫之處一一釐正以昭  
恪敬越數旬而功成因捐俸金付梓并附誌顛末以  
示徵信之意云時

袁州府志

嘉慶八年癸亥季春知袁州府事錢塘王朝鳳識

郡志原本歷今五十餘年向多草率干犯忌諱之處習  
焉不察自乾隆四十一年間禁書案起業經前  
藩憲開局提版查驗駁飭當即刻去違碍等篇今又奉部  
文行取袁志而所存領回舊版中凡刻去之前後首尾  
零落舛錯不一所謂既非善本更無完書矣茲蒙

府憲捐廉委茹重加補訂申送 上臺其冊內有限於邊  
幅不得已增損前人字句以嚴避就以崇體制者雖不  
揣愚妄然頗費經營差免疵戾如 諸公有家藏原本  
煩與此書逐頁校對自當廢彼存此足以貽後人而垂  
久遠因綴數言於卷尾俾後之覽者知此次補訂之

原委可也

時

嘉慶八年癸亥秋月奉

府憲王 鑒定

宜春縣學正齋茅連茹

